

經部

孟子精義卷六

宋 朱子 撰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獘為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其進必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心懷匡君救世焉有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

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為妾婦之道為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

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往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顔盗跖相鬬於前孔顔之不勝盗跖無可疑矣可不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叚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瞯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瞯其亡而往拜之夫是

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是不勇也

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

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

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

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

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

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

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

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

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

儒者其末遂至楊墨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又曰楊子似出于子張墨子似出于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然亦恶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

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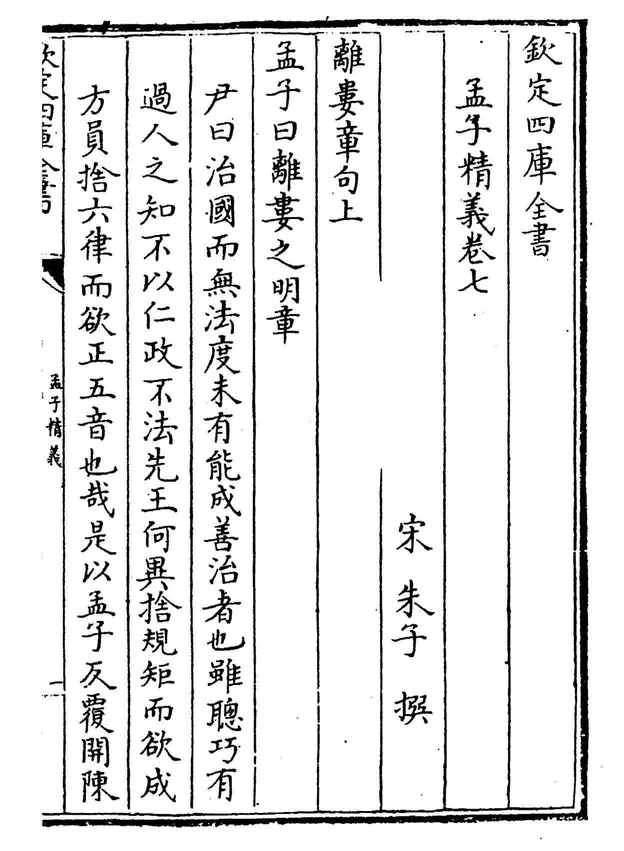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為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心之正也

充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孟子精義卷六



孟子精義卷七

宋 朱子 撰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

而繼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者妄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又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欽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于聖人而後為至者蓋非

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楊曰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危亡名謚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省夫仁而為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已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

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修身正心為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而亦且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寛而

有關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

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強弱而亂其序矣為小國者既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菑害為深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尹曰得民心者無它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為此至于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茍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又曰語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自棄也人茍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

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民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尹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為善難與為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明善者能

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為仁以何為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志在及民而已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守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之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求身而萬物皆備則斯善也知有諸己矣善而不知有諸己則雖父子之恩猶

疑出於非性則所以事乎親者或幾乎僞矣如舜之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誠乎身者可知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茍誠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未之有也故曰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加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理之所同然者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所能為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

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偽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

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者不勉而中無為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為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為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為人之道聖賢雖異禀其為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

故欲誠乎身必先乎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况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

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于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便是驗處若獲於上悅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藴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以嫂溺為喻而說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

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

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

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

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

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若孔子自教

其子則鯉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

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也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曰孝悌為仁之本　又曰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

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為周公其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

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

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于孝也　又曰介甫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

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
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
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
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有餘也
尹曰事親守身惟曾子為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
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

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盖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

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己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矣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

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君心之非為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吕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

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全之毁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毋兄於不義其為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為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毁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毁一譽以亂其真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毁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毁譽豈

可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己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己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于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娶雖常人亦不肯為孰謂舜而為之舜不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此理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

而娶為無後也此因為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為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别出　又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荑稗　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尹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為虛矣盖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呂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瞽不志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害為養志瞽日為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為順親　又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瞽瞍厎豫然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尹曰舜進此道所以為大

孟子精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精義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　培

謄錄監生臣許思充

孟子精義卷八

宋 朱子 撰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楊曰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尹曰道一而已

子産聽鄭國之政章

尹曰孟子可謂知為政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楊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讐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盖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

深曉時君也

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讐曰此三句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讐可誅可殺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為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尹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先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它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義得誤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

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末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尹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大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先生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有為耶

橫渠曰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楊曰舜在側微堯舉之試之卒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末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宂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焉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然則居畎畝之中而天下為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尹曰有不為者知所擇也唯能有所不為是以可以

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楊曰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

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尹曰已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于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尹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伊川曰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為大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

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楊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尹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

舜曾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又曰學問閒

之知之者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廹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廹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明道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

深不惟自失兼亦悮人

尹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伊川曰孟子言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欲博學詳說以反之於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稱聖人最的當處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吕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謝曰由博以知約猶知四方而識中央也

楊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
織為工誇多闘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
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又云揚
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
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
道得也謂之守以約卓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為
約卓而守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
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之於掌為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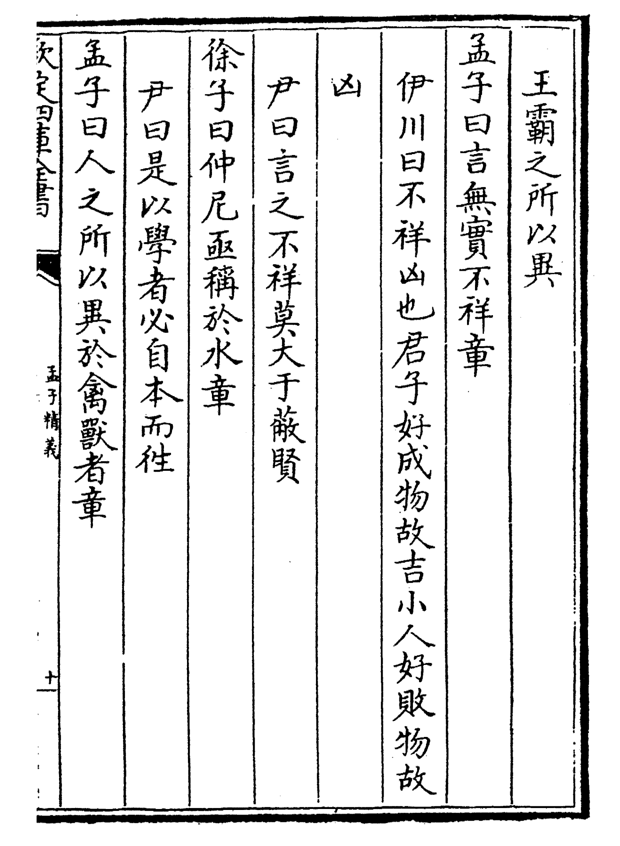
尹曰與顔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同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横渠曰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以善養人者凡教之養之者養人也

吕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于人故人得罪于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尹曰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人者也此



王霸之所以異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伊川曰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尹曰言之不祥莫大于蔽賢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尹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説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説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顔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

如何曰其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明道先生曰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它說道時已與道離它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横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别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又曰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

尹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

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伊川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未之治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執中湯却

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

横渠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思兼三王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又曰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己在人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又曰望

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尹曰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覩其輔成王以措諸事業其勤若此然則為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不思者妄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

横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褒貶

楊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

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然孔子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又曰春秋始于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伊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又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楊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寖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章

或問伊川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先生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也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却不可無與

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所以傷惠王彦輔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其可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明道先生間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

楊曰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而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尹曰三者在可否之閒則如何惟義為正

逢蒙學射於羿章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

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尹曰為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尹曰戒人之喪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明道答横渠書曰承教喻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顥竊以為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于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

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以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智而發行其所無事也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又曰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

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是後人趨著利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别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本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義皆欲順利而已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横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楊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于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尹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鑿而已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尹曰惑于諂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横渠曰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横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别一事

尹曰忠恕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章

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

稷之世為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時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

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顔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楊氏畬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它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

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顔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髪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顔淵閉戸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于世雖閉戸

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智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得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須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

所謂中于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

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尹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盡善也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于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謂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曰不須如此說禹稷顏淵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章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如此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楊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而或者乃獨責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絶與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也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

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曾子居武城章

尹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于人乎哉堯舜之道

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

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尹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尹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孟子精義卷八

孟子精義卷九

宋 朱子 撰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

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盖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

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又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

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

為天子安有是事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盖人情天理于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

横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　又曰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不宿怨也

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

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

楊曰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

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

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為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為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殽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

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顔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之理非知天也　又曰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

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須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别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宫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

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横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而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與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

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摇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盖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盖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道覺斯民盖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遠可行于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

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語勝讀十年書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又曰君子之學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澤不知時之不可以有為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五就湯桀其無傷于先覺乎　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又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憂天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必而已如五就湯桀孔子之所以不為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

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者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

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巳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　又曰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巳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又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

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樂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蓋知所取者也　又曰伊尹獨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

下故不言風也　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為衆人不識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

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于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

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子猶于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知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

之心度聖賢故也

孟子精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精義卷十

宋 朱子 撰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又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至于偏其流則必有害至于言伊尹始在畎畆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

任

問伊尹出處合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人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

之必至之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義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横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人不勉不

思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清

為異物和為狥物　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

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于語言動

作皆有時也又曰知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

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然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

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

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道不行于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垂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問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于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

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如此却是以智為妙矣曰聖人之于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

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氏言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盖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茍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

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為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

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説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

然後幡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葢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為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

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子為聖人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强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子之旨安

與吾事　問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盖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金聲則有隆殺玉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

智不容于其閒矣譬夫射遠馬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曲爲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況繼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横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真所謂尊親也（親疑當作賢）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利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其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戸時當別相度

楊曰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强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禄于吾君之為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

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尹曰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褻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

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言之備矣孔子誤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吕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此條當係尹氏或屬上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 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齊宣王問卿章

或問易位之事三仁于紂盡不行之乎楊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為嘗以伊尹之事觀之信有之

矣又問易位與去以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　又曰宣王問卿孟子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

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强臣擅廢立之事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孟子精義卷十